



詩語背後

●木木

# 屯門：深港雙城的文化原點(一)

深圳地形東西狹長，東有大鵬半島，西有南頭半島，如兩頭巨錨插入南海。南頭半島南端是蛇口集裝箱碼頭，碼頭隔深圳灣相望，不遠處便是香港屯門。

屯門如今並不是一個大地方，只是香港18個地方行政區之一。並且，從傳統的港九視角看，屯門位於偏遠的鄉郊，對香江時局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你若將香港、深圳及伶仃洋海域視為一個整體，屯門則處於這方水土的中心位置。實際上，「屯門」作為一個地名符號，於大山大海大海交匯處，經歷了1,200餘載風風雨雨。在這千秋風雨中，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要遠遠大於香港的一個行政區。如果置之於深港雙城歷史發展的宏闊視野，屯門堪稱這兩座嶺南大邑的文化原點。

所謂原點，通常是指坐標系中所有坐標軸的基準交點，用於確定其他點的位置。深港雙城的風雲故事，可以追溯到東晉咸和六年（331年）設立東官郡寶安縣，但寶安所涉地域太大，而且範圍不確定。代表雙城走上歷史舞台的第一個指稱明確的建制單位，應是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設立的屯門鎮。屯乃屯兵之地，門乃大海之門，亦是國土之門。從中不難感受到，這方水土有着與生俱來的軍屯文化烙印，而這裏的軍屯實質是海防，是中國農耕文明與西方海洋文明正面相遇之處。

開元二十四年，唐朝建政第119年，正值玄宗李隆基長達44年執政的中期。當其時，唐朝的國力如日中天，李隆基的人生也如日中天。經過多年勵精圖治，征高麗，滅突厥，降吐蕃，臣南詔，唐建立起幅員1,076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帝國，人口達8,000萬，倉廩豐實，八方來朝，開元盛世名動天下。可是，就在這一年，先後發生了三件事情，耐人尋味：一是安祿山戰敗獲罪，被唐玄宗赦免；二是張九齡與玄宗政見不合，被免去宰相職務；三是李林甫開始主持朝政。三件事環環相扣，現在看來儼然為唐王朝由治轉亂、從盛入衰的歷史拐點。

有意思的是，這三件事都與一位嶺南

人——當朝宰相張九齡有關。張九齡為西漢留侯張良之後，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拜相，後世有「自古南天第一人」之稱。審理安祿山案時，張九齡看出安祿山有軍事才能卻身懷反骨，力主處決，可惜意見未獲玄宗採納。隨後又發生了所謂「還駕西京」之事，玄宗對張九齡失去信任，朝中大權逐漸由李林甫取而代之。

據《資治通鑒》記載：開元二十四年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僭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

寥寥數語，把處於人生巔峰的李隆基那種君臨天下、為所欲為的驕悍之氣，活脫脫地展現出來。那正是盛唐氣象滋生的霸氣。由此也不難理解，唐王朝會有如此氣魄和能力，在離長安萬里之遙的珠江口設屯駐守，展示王朝經略南海的雄心。這裏陸海交匯，地形複雜，自古以來便是海外商船行旅通往廣州及內陸地區的必經之路，人員往來頻繁，常有海盜出沒。隨着海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在海陸交匯處設屯護航，是為必需。

北宋宰相、史學家王溥編撰的《唐會要》記錄了此事：「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廣東寶安縣新置屯門鎮，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在沿海設立邊鎮，固定駐兵兩千人，對於歷來偏重於西北陸地邊塞防務的朝廷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軍事存在。並且，據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載，屯門鎮駐兵是頗有戰鬥力的：「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天寶二載（743年），海賊吳光光作亂，南海郡守劉巨麟以屯門鎮兵討平之。」

屯門，本意為屯兵的營門，尤指沿海地區的軍營，文人墨客多有吟詠。宋代詩人郭祥正在長詩《廣州越王台呈蔣帥待制》中有



●屯門處於深港兩地及伶仃洋海域的中心位置。

作者供圖  
「屯門鉦鐃雜大鼓，船舶接尾天南回」的描寫，方一變的長詩《次韻稼隱告歸》則作「風濤拍屯門，浪作無底壑」之嘆。唐設屯門，不但見於史書，唐詩裏亦有體現。韓愈有「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浪沒」之語，劉禹錫亦寫下「屯門積日無回颿，滄波不歸成踏潮」的名句。後世描寫屯門的詩詞也不少，其中，明代詩人祁順的《大奚山》（今香港大帽山），比較全面地描述了這一帶的風土人情：滄海波濤闊，奚山島嶼多。空中排玉筍，鏡面點青螺。洞古雲迷路，岩深鳥佔窩。昔人屯戍後，遺蹟半煙蘿。

可以看出，新設立的屯門鎮，在時人心中雖不似西北邊塞那般蒼涼，卻山遠水闊，巨浪滔天，別是一番淒苦。加之，屯門設鎮不久，就爆發了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轉衰，經略南海的宏圖大志難以為繼，南疆意象愈發蠻荒。而屯門千秋風雨、萬里波濤的滄桑畫卷，亦在這片蠻荒的底色上濃墨重彩地鋪染開來，留下無數彪炳史冊的風雲故事。

屯門設鎮後，軍鎮指揮所一度與寶安縣治同處南頭城20餘年。唐至德二年（757年），縣鎮分立，寶安縣將縣治移往莞城，更名東莞。屯門鎮留駐南頭，專司海防，行政管轄權仍屬東莞縣。觀乎屯門山水大勢，粵東大岳蓮花山脈從這裏入海，嶺南大河珠江三脈到這裏收官，南海萬頃碧波自此開啟。這片山海之間的熱土，向為風雲激盪之地，亦是多元文化、創新文化濫觴之地。正如哈佛大學文化學者王德威教授對嶺南的描述：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擊，華夷雜存，正統消散，撲面而來的是新世界、新發現、新風險……

蓮峰餘脈起煙雲 珠水滄波入海魂  
一自大唐開氣派 千秋風雨匯屯門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談談AI在自家語料庫中所擁有的廣東話歇後語資料(7)



人生)」。廣東人來個代換，就得出以下一個歇後語：

火燒旗杆——長嘆

示例：  
阿牛嫂，你一家九口，捱大班細路真係唔容易；好喇，今日七個仔女都出晒身，聽講個個都有擺家用返嚟；你仲唔「火燒旗杆，長嘆」！

「幡」是一種狹長、垂直懸掛的旗幟；「幡杆」是一支懸掛幡旗的長杆，懸掛物除旗幟外還有招魂幡、燈籠等等。如舉起一支末端繫上「燈籠」的「幡杆」，近方照得不太清楚，但照明效果於遠方就很好，廣東人便創作了：

幡杆燈籠——照遠唔照近

比喻只關「照」疏「遠」的人而「不」關「照」親「近」的人，有忘本的意味。

「飛機」在雲中穿插，飛行時一旦「火燭」，必然「燒」着「雲」，又銷、魂分別音諧燒、雲；廣東人便創作了：

飛機火燭——銷魂

廣東人會用「銷魂」來形容那些可用姿色迷倒男性的女人。

示例：  
新嚟個Susan，行起路上嚟婀娜多姿，仲日日花枝招展；正所謂，「飛機火燭」、「銷魂」蝕骨，班男同事遲早有一個死喺佢手上！

「打鐵」指把燒紅的鋼鐵錘打，打造成不同器物。為此，從火爐中拿出來的鋼鐵要立刻錘打，涼了就不能打，所以就有「打鐵趁熱」的講法。後比喻做事要抓緊時機，從速進行。廣東人便創作了：

出爐鐵——唔打唔得/聽打

比喻因某小孩「歪」而非打不可。「聽」是「等」的一個口語讀音，「聽打」有待打的意思，指有人犯了嚴重過失而招致被打。

示例：  
你班「出爐鐵」，趁阿媽出街買艇，就將成間屋反轉，真係「唔打唔得/聽打」囉！

戲班如演出不佳，遭觀眾柴台，後台的演員見形勢不妙，便從「棚尾」（戲棚後方）「拉」走盛載戲服與私人物品的「箱」子，「靜雞雞」（悄悄地）「走人」（逃離現場）。廣東人便創作了：

棚尾拉箱——靜雞雞走人/靜雞雞鬆人

示例：  
BB好騷嫌嫌，搞到要吼住佢瞓着咗至有得返歸，仲要係「棚尾拉箱」嗰隻，「靜雞雞走人」！

## 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舊色園黃大仙祠 監院專欄



李耀輝（義覺） 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游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香港華洋雜處，素有「多元宗教文化」之美譽。令人欣喜的是，在這片中西文化交匯的土地上，我們依然保留着豐富而深厚的宗教傳統習俗，今日筆者欲與大家談談的，正是「道教婚禮」科儀。

自本人管理舊色園以來，早於1997年，本園已獲香港特區政府批准，將黃大仙祠大殿列為特許認可舉行道教婚禮的宗教場地。本人與多位董事更獲委任為「婚姻監禮人」。回顧歷史，自「香港黃大仙信俗」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舊色園所舉辦的「道教婚禮」，已成為此信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近年，本人亦獲國家「文化和旅游部」委任為黃大仙信俗的「代表性傳承人」。因此，於道教婚禮中，本人既是信俗的「傳承人」，也是法定的「婚禮監禮人」，同時亦是科儀中的「高功法師」。過去十多年，本園已舉辦多場道教婚禮，近日本園弟子馮耀中（立修）道長，亦訂於農曆十月初十日在黃大仙祠大殿內舉行道教婚禮，並邀本人擔任婚姻簽署之監禮人及科儀主科。

正如上文所述，已獲政府批准的舊色園黃大仙祠，不論是本園會員弟子、親屬或一般善信（需獲本園遴選會員推薦），凡是篤信黃大仙師者，皆可申請於本園舉行道教婚禮科儀；場地費用全免，僅需支付基本殿堂裝飾與雜項開支。

其實，道教既重「出世」，也講「入世」，所謂「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因此，對於上天賜予的終身大事——美滿的婚姻與愛情，道教尤為重視。相比其他宗教對信徒婚姻的若干限制，道教顯得格外包容，教義中並不要求道教徒必須與相同信仰者結婚。

據本人理解，道教主張人人平等、信仰自由，於婚姻一事，重視的是「道德」問題。雖然過去社會曾有「一夫多妻」或「男尊女卑」之陋習，但從道教角度視之，此類行為實屬「不道德」。道教設有諸多戒律，要求修道者與世

豆瓣閒話

●周軒諾

## 秋來也秋去

踏入11月，秋高氣爽，涼風陣陣，上下班途中總會看見地上出現一片片淡黃色的樹葉，不經意想起由鬼才林振強填詞、「莎麗」葉倩文主唱的粵語金曲《秋去秋來》那幾句歌詞：「紅紅黃黃葉兒伴我窗，飄他方的你可有着涼……」——一首借秋意描繪愛人的情歌，當年一度唱到街知巷聞。

秋天來，秋天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落葉伴隨着我們的韶華，逝去了的都已逝去。「秋來也秋去，秋風教人掉眼淚」，若果把秋天比喻為「生命」，那就應該理解為：生命來臨，生命逝去，生命總是讓人流淚。醫院每天都有嬰孩誕生，亦每天有病人亡故，不管是孩子的降臨，還是摯愛的仙逝，病床旁邊的人們，臉頰上都充斥着淚水，有歡欣的、感動的、感慨的、傷痛的……聚散匆匆，人生無常，有喜亦有悲。

2025年接近尾聲，回望今年去世的名人，包括大S、方大同、李國祥、盧國沾、四叔、朱媛媛、方剛、陳瑤琴、蔡瀾、胡鴻烈、盛品儒、黎萱、許紹雄、甄子強，多數被病魔帶走。雖然不捨，卻要接受面對，須知生老病死任何人也躲不過。

從宏觀的角度去看，其實每個人的生命都正在倒數，不單你和我，連剛剛誕生的BB仔、BB女的人生也開始在倒數，只不過倒數過程比較漫長而已，可能是三四萬日。每天醒來，地球上已經再無誰誰誰，司空見慣了，有些是我們認識的，但更多是我們不認識的，前文提及那些熟悉的名字僅僅是冰山一角罷了。每過一秒，生命便流失一秒，所以說人類的生命無時無刻都在倒數中，這並非什麼禪語、什麼智慧、什麼道理，而是科學理性的基本認知。

近代作家朱自清在那篇為人津津樂道的散文《匆匆》裏便寫過：「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可謂一針見血地道出時光轉瞬即逝以及日子一去不復返的事實與無奈。

所有人都不可以留住昨天，無論你多抗拒明天，明天依舊會準時到來；無論你多抗拒死亡，死亡總有一天都會來臨，我們終有一天也會變成古人。中國文化講「五福」，「五福」最後一個福就是善終，既然「那一日」始終要來，總希望走得安寧、舒服些，無須承受過多痛苦。

「秋來也秋去，千片紅葉跌墜，如完成凄美的程序」，大千世界每一刻都上映着生離死別，豁達點去想，反正某天都是要告別塵世的，何不喜滋滋地度過每天每秒呢？不要白白走這一遭啊！如果在斷氣前那一刻，才猛然驚覺自己一直以來都是愁眉苦臉、憂心忡忡、誠惶誠恐，從來沒有真正快活過、開心過，那這一生豈不是很虧蝕、很不值嗎？我明白，知易行難，但就在這須臾的瞬間，生命又減少一秒了，難道還不該把握笑的機會嗎？

## 談談本港首間 法定「道教婚禮」場地

●作者：李耀輝（義覺） 舊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間男女共同遵守、奉行。如道經中基本的「五戒十善」，其中便有「不得淫色」之戒。我們知道，道士提倡「清心寡慾」，但不少人誤解「寡慾」為「無慾」或「禁慾」。實則「寡慾」意在節制無窮盡之慾念。若為一己私慾，亂搞男女關係，破壞法律規定「一夫一妻」制度，此類淫亂行為，為道教所極力反對。筆者所見，不少宮觀廟宇乃至街頭巷尾之齋舖善書流通處，皆可閱及道教關於人倫關係的道德教條。再如宋代已流行民間之《太上感應篇》，其中清楚告誡世人不可「離人骨肉，侵人所愛」「破人婚姻」「淫慾過度」及「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等。道教認為，司命之神必「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甚而「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依道教「承負」觀念而言，人若於男女婚姻之事處理不當，不僅傷及自身，更將禍延子孫。

道教作為根植於中華文化土壤的宗教，與我國民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對婚禮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亦承載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雖其中融匯儒、釋思想，卻仍保有其獨特性。道教可說是我國諸宗教中最強調「陰陽」觀念者。從《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可知道生陰陽，陰陽相交，天地萬物皆在陰陽相反相成中化生。依此觀念，世間男女之結合，實為「陰陽調和」之先天自然法則，道教對此深為讚頌。正如《太平經》所言：「天下凡事，皆一陰一陽，乃能相生，乃能相養。」道教部分經典中，亦充斥「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等思想。即便後來道教出現如全真教「出家清修住觀」一類的清修弟子，然道教流傳至今，出家清修之派系亦接納在家修行之居士，全真教派即為典型。現今香港道觀已無出家清修之全真弟子，多為在家修行之道長、居士。此外，筆者認為道教徒的婚姻觀某程度上亦體現了男女平等之思想，觀乎道觀廟宇中「女神」崇拜之普遍，便可知其梗概。

以上有關道教婚姻觀的若干心得，乃本人近月為立修弟子新婚之事，重新修訂《新婚證盟科儀》過程中之所思所感，願與讀者諸君分享。



●圖示為2016年於本園舉行之「道教婚禮」。 作者供圖

